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五義
第十七回 開封府總管參包相 南清宮太后認狄妃

且說李太后自鳳目重明之後，多虧了李誥命每日百般勸慰，諸事遂心，以致飲食起居無不合意，把個老太后哄得心兒裡喜歡，已覺玉容煥發，精神倍長，迥不是破寨的形景了。惟有這包興回來說：「老爺在大相國寺住宿，明日面聖。」誥命不由的有些懸心，惟恐見了聖上，提起龐昱之事，奏對梗直，致於聖怒，心內好生放心不下。誰知次日，包公朝見駕，奏明一切。天子甚誇辦事正直，深為嘉賞，欽賜五爪蟒袍一襲、攢珠寶帶一條、四喜白玉班指一個、珊瑚豆大荷包一對。包公謝恩。早朝已畢，方回至開封府。所有差役人等叩安。老爺連忙退入內衙，照舊穿著朝服。誥命迎將出來。彼此見禮後，老爺對夫人說道：「欲要參見太后，有勞夫人代為啟奏。」夫人領命，知道老爺必要參見，早將僕婦丫鬟吩咐不准跟隨，引至佛堂靜室。

夫人在前，包公在後，來至明間，包公便止步。夫人掀簾入內，跪奏：「啟上太后，今有龍圖閣大學士兼理開封府臣包拯，差竣回京，前來參叩鳳駕。」太后聞聽，便問：「吾兒在哪裡？」夫人奏道：「現在外間屋內。」太后吩咐：「決宣來。」夫人掀簾，早見包公跪倒塵埃，口稱：「臣包拯參見娘娘，原娘娘千歲，千千歲。臣革室狹隘，有屈鳳駕，伏乞赦宥。」說罷，匍匐在地。太后吩咐：「吾兒抬起頭來。」包公秉正跪起。娘娘先不過聞聲，如今方才見面。見包公方面大耳，闊口微鬚，黑漆漆滿面生光，閃灼灼的雙睛暴露，生成福相，長成威顏，跪在地下，還有人高。真乃是「丹心耿耿沖霄漢，黑面沉沉鎮鬼神」。太后看罷，心中大喜，以為仁宗有福，方能得這樣能臣。又轉想自己受此沉冤，不覺得滴下淚來，哭道：「哀家多虧你夫婦這一番的盡心，哀家之事，全仗包卿了。」包公叩頭，奏道：「娘娘且免聖慮，微臣相機而作，務要秉正除奸，以匡國典。」娘娘一壁拭淚，一壁點頭，說道：「卿家平身，歇息去罷。」包公謝恩，鞠躬退出。誥命仍將軟簾放下，又勸娘娘一番。外面丫鬟見包公退出，方敢進來伺候。娘娘又對誥命說：「媳婦呀，你家老爺剛回來，你也去罷，不必在此伺候了。」這原是娘娘一片愛惜之心，誰知反把個誥命說得不好意思，滿面通紅起來，招的娘娘也笑了。」丫鬟掀簾，夫人只得退出，回轉臥室。

只見外面搬進行李，僕婦丫鬟正在那裡接收。誥命來至屋內，只見包公在那裡吃茶，放下茶杯，立起身來，笑道：「有勞夫人，傳宣官差完了。」夫人也笑了，道了鞍馬勞乏。彼此寒暄一番，方才坐下。夫人便問一路光景：「為龐昱一事，妾身好生擔心。」又悄悄問如何認了娘娘。包公略略述說一番，夫人也不敢細問。便傳飯，夫妻共桌而食。食罷，吃茶，閒談幾句。

包公到書房料理公事。包興回道：「草州橋的衙役回去，請示老爺有什麼分派？」包公便問：「在天齊廟所要衣服簪環，開了多少銀子？就叫他帶回。叫公孫先生寫一封回書道謝。」皆因老爺今日才下馬，所有事件暫且未回。老爺也有些勞乏，便回後歇息去了。一宿不提。

至次日，老爺正在臥室梳洗，忽聽包興在廊下輕輕咳了一聲。包公便問：「什麼事？」包興隔窗稟道：「南清宮寧總管特來給老爺請安，說有話要面見。」包公從不接交內官，今見寧總管忽然親身來到，未免將眉頭一皺，說道：「他要見我作什麼？你回覆他，就說我辦理工事不能接見，如有要事，候明日朝房再見罷。」包興剛要轉身，只聽夫人說：「且慢！」包興只得站住，卻又聽不見裡面說些什麼。遲了多時，只聽包公道：「夫人說的也是。」便叫包興：「將他讓在書房待茶，說我梳洗畢，即便出迎。」包興轉身出去了。

你道夫人適才與包公悄悄相商，說些什麼？正是為娘娘之事，說：「南清宮現有狄娘娘、知道寧總管前來，為著何事呢？老爺何不不見他，問問來歷。倘有機緣，娘娘若能與狄后見面，那時便好商量的了。」包公方肯應允，連忙梳洗冠帶，前往書房而來。

單說包興奉命來請寧總管，說：「我們老爺正在梳洗，略為少待，便來相見。請太輔書房少坐。」老寧聽見「相見」二字，樂了個眉開眼笑，道：「有勞管家引路，我說咱家既來了，沒有不賞臉的。素來的交情，焉有不賞見之理呢。」說著，說著，來至書房。李才連忙趕出掀簾。寧總管進入書房，見所有陳設毫無奢華俗態，點綴而已，不覺的嘖嘖稱羨。包興連忙點茶讓坐，且在下首相陪。寧總管知道是大人親信，而且朝中時常見面，亦不敢小看於他。

正在攀話之際，忽聽外面老爺問道：「請進來沒有？」李才回道：「已然請至。」包興連忙迎出，已將簾子掀起，包公進屋。只見寧總管早已站立相迎，道：「咱家特來給大人請安。一路勞乏，辛辛苦苦。原要昨日就來，因大人乏乏的身子不敢起動，故此今早前來，惟恐大人飯後有事。大人可歇過乏來了？」說罷，倒地一揖。包公連忙還禮，道：「多承太輔惦念。未能奉拜，反先勞駕，心實不安。」說罷讓坐，從新點茶。包公便道：「太輔降臨，不知有何見教？望祈明示。」寧總管嘻嘻笑道：「咱家此來，不是什麼官事。只因六合王爺深敬大人忠正賢能，時常在狄娘娘跟前提及。娘娘聽了，甚為歡喜。新近大人為龐昱一事，先斬後奏，更顯得赤心為國，不畏權奸。我們王爺下朝，就把此事奏明娘娘，把個娘娘樂得了不得，說：「這才是匡扶社稷治世的賢臣呢！」卻又教導了王爺一番，說我們王爺年輕，總要跟著大人學習，作一個清心正直的賢王呢，庶不負聖上洪恩。我們王爺也是羨慕大人得很呢，只是無故的又不能親近。咱家一想，目下就是娘娘千秋華誕，大人何不備一份水禮前去慶壽？從此親親近近，一來不辜負娘娘一番愛喜之心，二來我們王爺也可以由此跟著大人學習些見識，豈不是件極好的事呢？故此今日我特來送此信。」包公聞聽，暗自沉吟道：「我本不接交朝內權貴，奈因目下有太后之事。當今就知狄后是生母，哪裡知道生母受如此之冤。莫如將計就計，如此如此，倘有機緣，倒省了許多曲折。再者六合王亦是賢王，就是接交他，也不玷辱於我。」想罷，便問道：「但不知娘娘聖誕，在於何時？」寧總管道：「就是明日壽誕，後日生辰。不然，我們怎麼趕彙的似的呢？只因事在臨邛，故此特來送信。」包公道：「多承太輔指教掛心，敢不從命。還有一事，我想娘娘聖誕，我們外官是不能面叩的。現在家慈在署，明日先送禮，後日正期，家慈欲親身一往，豈不更親近麼？未知可否？」寧總管聞聽：「噯喲！怎麼老太太到了？如此更好，咱家回去，就在娘娘前奏明。」包公致謝，道：「又要勞動太輔了。」老寧道：「好說，好說！既如此，咱家就回去了。先替我在老太太前請安罷。等後日我在宮內，再接待她老人家便了。」包公又托咐了一回：「家慈到宮時，還望照拂。」寧總管道：「這還用著大人吩咐？老人家前當盡心的，咱們的交情要緊。不用送，請留步罷。」包公送至儀門。寧總管再三攔阻，方才作別而去。

包公進內，見了夫人，細述一番，就叫夫人將方才之事，暗暗奏明太后。夫人領命，往靜室去了。包公又來到書房，吩咐包興備一份壽禮，明日送往南清宮去；又囑他好好看待范宗華，事畢自有道理，千萬不可泄漏底裡與他。包興也深知此事重大。慢說范宗華，就是公孫先生、王、馬、張、趙諸人也被他瞞個結實。

至次日，包興已辦成壽禮八色，與包公過了目，也無非是酒、燭、桃、麵等物。先叫差役挑往南清宮，自己隨後乘馬來至南清宮橫街，已見人夫轎馬，送禮物的，抬的抬，扛的扛，人聲嘈雜，擁擠不開，只得下馬，吩咐人役：「俟這些人略散散時，再將馬溜至王府。」自己步行至府門，只見五間宮門，兩邊大炕上坐著多少官員。又見各處送禮的俱是手捧名帖，低言回話，那些王府官們狂待不理的。包興見此光景，只得走上臺階，來至一位王官的跟前，從懷中換出帖來，說道：「有勞老爺們，替我回稟一聲。」才說至此，只見那人將眼一翻，說：「你是哪裡的？」包興道：「我乃開封府……」才說了三個字，忽見那人站起來，說：「必是包大人送禮來的。」包興道：「正是。」那人將包興一拉，說：「好兄弟，辛苦辛苦。今早總管爺就傳出諭來，說大人那裡今日必送禮來，我這裡正等候著呢。請罷，咱們裡面坐著。」回頭又吩咐本府差役：「開封府包大人的禮物在哪裡？你們倒是張羅張羅呀！」只聽見有人早已問下去：「哪是包大人禮物？挑往這裡來。」此時那王府官已將包興引至書房，點茶陪坐，說道：「我們王爺今早就吩咐了，說道：『大人若送札來，趕緊回稟。』兄弟既來了，還是要見王爺？還是不見呢？」包興答道：「既來了，敢則是見見好。只是又要勞動大老爺了。」那人聞聽，道：「好兄弟，以後把老爺收了，咱們都是好兄弟。我姓王行三，我比兄弟齒長幾歲，你就叫我三哥。兄弟再來時，你問禿王三爺就是我。皆因我卸頂太早，人人皆叫我王三禿子。」說罷，一笑。只見禮物挑

進，王三爺俱瞧過了，拿上帖，辭了包興，進內回話去了。

不多時，王三爺出來，對包興道：「王爺叫在殿上等著呢。」包興連忙跟隨王三來至大殿，步上玉階，繞走丹墀，至殿門以外；但見高捲簾櫳，正面一張太師椅上，坐著一位束髮金冠、蟒袍玉帶的王爺，兩邊有多少內輔伺候。包興連忙叩頭。只聽上面說道：「你回去上復你家老爺，說我問好。如此費心多禮，我卻領了。改日朝中面見了，再謝。」又吩咐內輔：「將原帖璧回。給他謝帖，賞他五兩銀子。」內輔忙忙交與王三。王三在旁悄悄說：「謝賞。」包興叩頭站起，仍隨王三爺。才下銀安殿，只見那旁寧總管笑嘻嘻迎來，說道：「主管，你來了麼？昨日叫你受乏。回去見了大人，就提我已在娘娘前奏明瞭，明日請老太太只管來。老娘娘說了，不在拜壽，為的是說說話兒。」包興答應。寧總管說：「恕我不陪了。」包興回說：「太輔請治事罷。」方隨著王三爺出來，仍要讓至書房，包興不肯。王三爺將帖子銀兩交與包興。包興道了乏，直至宮門，請王三爺留步。王三爺務必瞅著包興上馬。包興無奈，道：「恕罪。」下了臺階，馬已拉過。包興認鑿上馬，口道：「磕頭了，磕頭了。」加鞭前行，心內思想：「我們八色水禮才花了二兩銀子，王爺倒賞了五兩，真是待下恩寬。」

不多時，來至開封府，見了包公，將話一一回稟。包公點頭，來在後面，便問夫人：「見了太后，啟奏的如何？」夫人道：「妾身已然回明。先前聽了為難，說：『我去穿何服色？行何禮節？』妾身道：『娘娘暫屈鳳體，穿一品服色。到了那裡，大約狄娘娘斷沒有居然受禮之理。事到臨期，見景生情，就混過去了。倘有機緣，泄漏實情，明是慶壽，暗裡卻是進宮之機會。不知鳳意如何？』娘娘想了一想，方才說：『事到臨頭，也不得不如此了。只好明日前往南清宮便了。』」包公聽見太后已經應允，不勝歡喜，便告訴夫人派兩個伶俐丫鬟跟去，外面再派人護送。

至次日，仍將轎子搭至三堂之上上轎，轎夫退出，掩了儀門。此時誥命已然伺候娘娘，梳洗已畢。及至換了服色之時，娘娘不覺淚下。誥命又勸慰幾句，總以大義為要，方才換了。收拾已完，夫人吩咐丫鬟等俱在三堂伺候。眾人散出。誥命從新叩拜。此一拜不甚要緊，慢說娘娘，連誥命夫人也止不住撲簌簌淚流滿面。娘娘用手相攙，哽噎的連話也說不出來。還是誥命強忍悲痛，切囑道：「娘娘此去，關乎國典禮法，千萬別見景生情，透了真實。不可因小節誤了大事。」娘娘點頭，含淚道：「哀家二載沉冤，多虧了你夫婦二人！此去若能重入宮闈，那時宣召我兒，再敘心曲便了。」夫人道：「臣妾理應朝賀，敢不奉召。」說罷，攙扶娘娘出了門，慢慢步至三堂之上。誥命伺候娘娘上轎坐穩，安好扶手。丫鬟放下轎簾。只聽太后說：「媳婦我兒，回去罷。」其聲甚慘。誥命答應，退入屏後。外面轎夫進來，將轎抬起，慢慢地出了儀門。卻見包公鞠躬伺候，上前手扶轎桿，跟隨出了衙署。娘娘看得明白，吩咐：「我兒回去罷，不必遠送了。」包公答應「是」，止住了步，看轎子落了臺階。又見那壁廂范宗華遠遠對著轎子，磕了一個頭。包公暗暗點首，道：「他不但有造化，並且有規矩。」只見包興打著頂馬，後面擁護多人，圍隨著去了。

包公回身進內，來到後面，見夫人眼睛哭得紅紅兒的，知是方才與娘娘作別未免傷心，也不肯細問，不過悄悄的又議論一番：「娘娘此去不知見了狄后，是何光景？且自靜聽消息便了。」妄擬多時，又與誥命談了些閒話。夫人又言道：「娘娘慈善，待人厚道，不想竟受此大害！」包公點頭歎息，仍來至書房，料理官事。

不知娘娘此去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